

DIFFICULT TO CARE OF HUMAN NATURE

难以成就的人性关怀

时代汉典

说书

袁亚鸣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时代汉典

袁亚鸣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流言



HUANG YAN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谎言/袁亚鸣著.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9. 4
(时代汉典)

ISBN 978 - 7 - 80675 - 691 - 1

I. 谎… II. 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7368 号

谎 言
袁亚鸣 著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
直销热线 0470 - 8241422
邮 编 021008
策 划 铁 山
责任编辑 白 鹭
美 编 张海军
封面设计 张 凯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常州市今日照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50 千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675 - 691 - 1/I · 525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漆黑的洞穴

——袁亚鸣访谈录

感性的小说家常常会被精神错乱的事件或精神分裂而杀人的人物吸引。袁亚鸣对那个名叫曹凤生的传奇人物也产生了兴趣，但他担心：“突出事件和行为如何如何疯狂，这样将会很平庸。”于是，他与这个个子矮小、为人谦和，被众人交口称赞的男人建立了“联系”，并拜访其亲友，实地考察了这个男人去过许多地方，以及发生罪案的地方。袁亚鸣写了一个并不存在的男人的生活。然而，在这个男人的背后，还有什么人吗？那又是谁？“一般来说，谎言是用来掩盖事实的，掩盖某些也许可耻但确实存在的事实。但他的谎言不遮掩任何东西。”袁亚鸣说。可在曹凤生谎言世界的后面，并没有一个真的曹凤生。所以，无论如何，这部小说似乎令人眩目地试图钻入一个漆黑的洞穴。

记者：写曹凤生案，这个念头是怎么产生的？

袁亚鸣：曹凤生杀了自己的母亲，岳母和妻子，最后自己刺了自己七刀，在自家的水塘里自溺死亡。他刻意掩藏了自己的尸体，把自己藏在水码头的石板下面。我来到罪案现场，那时候距案发已有一段时间，草长得特别高，一种无名的野花盛开，翠艳欲滴。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我，但一开始又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很神秘，但我知道我已在这东西周围转了许多年。很多有

责任感的作家也会如此。他可能会想：“他究竟为什么会这样。”

记者：在这场悲剧中，最吸引您的是什么？曹凤生的双重生活还是他竟能冷静地杀死全家？

袁亚鸣：曹凤生的双重生活并没有空的一半。谎言遮盖了秘密。调查开始时，人们以为是抢劫杀人，大家都知道他隔天拿到了70万现金。尽管那只是他自己说的。但连警察也都相信这一理论，甚至希望是这样。但他们在伪善的表面后面，发现了一无所有，一个人在长达23年的时间中，欺骗了所有的人，他无所事事，拆东墙补西墙，明明天天在亏钱，还整天喜洋洋的，偶尔还泡在城里花天酒地。我在想这个人脑子里每天会想些什么。

记者：在你的小说里，曹凤生也曾经找到过信念，后来是什么潜伏在他身上，让他一直说谎呢？

袁亚鸣：也许他生前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他要问自己的，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可后来实际上他已经没有什么好撒谎的了，他再也没有面子要保护。但在真诚和真实之间有一种区别。

记者：您最终觉得他是个精神反常的魔鬼还是个谎言的牺牲品？他说了太多的谎，干了不少蠢事。

袁亚鸣：书中谈的差不多就是这个问题，把一桩看起来似乎邪恶的行为归结为一度被认为十分人性的事情——为了保护亲人而杀死了亲人。从而成就了一件属于人类共有的事情。已经读过这本书的人，大都觉得这个故事所讲述的内容虽然极端而可怕，但对我们大家来说却是常见的。在繁杂而失去了节奏的生活下面，掩盖着每个人的性格本质，多重性和分裂性。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演化为在社会中的我和那个龟缩在自己心灵深处的可怜的“我”——小男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差距。我们往往会因那个内心的“小男人”而感到有点羞耻，因为他把我们的怯懦和缺点都展现在我们面前。

记者：他周围的人从来没有起过疑心，您不觉得不可思议吗？

袁亚鸣：这确实是个秘密！这个案子可分两个阶段：他如何钻进这个谎言，而他身边的人又为何毫不怀疑？对她妻子来说，这确实是难以相信的。还有他那些朋友：为什么他们谁也没有发现，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赚钱的能力，他在亏本，可为什么可以付给别人如此高额的利息？没有人去想这些。与其说不去想，不如说不敢去想，不愿去想。如果他们早想清了，真想清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也就没有了。凶杀发生后，真相很快就弄清了。一个被认为是工厂、有事业、有办公室、有善心、有财富的人，居然除了肉体之外，一切都早已不在属于他和他们了。

记者：曹凤生找了一个情妇，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呢？因为他有了虚假的双重生活。

袁亚鸣：他那种双重生活是不用建立在任何基础上的。但有了情妇，他的双重生活变得有点正常了。事实上，这是一种三重生活，因为他对情妇也撒谎。尽管我认为她可能是他有时最想倾诉的对象，是他想说真话的惟一对象，也是他走向真实彼岸的唯一途径。事实上他一度为之努力过，也得到了安慰。可是一切都与他擦肩而过了。

记者：您在小说里提到了心理医生？

袁亚鸣：确实，有关方面根据取证的要求进行了心理方面的鉴定工作，但当事人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些鉴定无法解释他的情况。事实上，大家都在寻找这场悲剧的原因。

记者：您还在小说里提到，实际上他身上还有一个说谎者。

袁亚鸣：他身上有一个他必须与之斗争的心理要求。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它把他催眠了一样。蒙蔽了他一辈子，如同蠓被蛇催眠了一样。

记者：曹凤生犯下如此恶行，但曹凤生看来也不是十恶不赦，甚至身上还有让人同情的东西，至少不使人十分厌恶。

袁亚鸣：在他身上有种非常中性的东西。既残暴，又有些，怎么说呢……有些白的东西，空的东西。每一个到过罪案现场的人，都会被至今还僵凝在地上的暗褐色的血浆和脑脊液所震撼。但引起我决心写作的却是另外一种场景，墙上到处是凌乱的血手印，台阶上也有杂乱的血迹，故意被掀乱的家俱和茶具，还有一些零散的凶器和财物，特别是一副哑铃，砸坏了客厅的墙，掉落在地，在现场上那么宁静，不，是恬静地看着我的，与现场的肃杀和血腥气息格格不入。是的，他一定在幻想一种搏斗，他在自己和亲人生命的最后时刻，一定把自己分成了两个人，一个在屠杀亲人，一个却勇敢地保护亲人。他不完全是为了给后来破案的人伪造了杀人抢劫的现场，他在用最后的血腥谎言来满足自己：在最后时刻，他保护了自己的亲人。但事实上，连死亡也成了骗局。

记者：您是把他当作是做可怕的事情的人，还是遇到了可怕的事情的人？

袁亚鸣：不管怎么说，我把他当作是遇到了可怕的事情的人。读完这书，人们必然会觉得，一方面犯下如此罪行的人，一方面却不明不白地成了一种神秘之物的玩具。

记者：那么这件不明不白的神秘之物又是什么呢？

袁亚鸣：人言可畏。人心可畏。他制造了谎言，又被谎言制造，然后得到了众人的奉承。没有人去追根寻源，去了解他给别人的钱是哪里来的。于是众口一致的奉承，就成了把他送上不归路的谎言。个别的谎言——集体的谎言——谎言的整体，乃至谎言的世界。

记者：小说的结尾，您写道：“或许写这件事，或许写作本

身，也是一种谎言。”这谜一样的句子究间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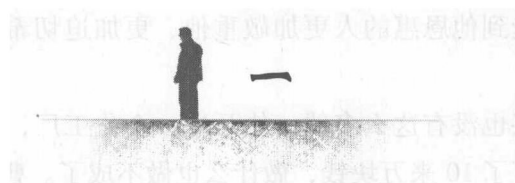
袁亚鸣：这恐怕与我自己在这方面的模糊有关。我觉得如果人性到了连死都成为一种谎言的话（而且可怕的是貌似好心的谎言），那生活就是恐惧加恐惧，没有了任何希望和出路。你看这些谎言，密布在各个层次当中，每个人都在撒谎，对谎言熟视无睹。在某个角度上说，不也正是众人的谎言导致了曹凤生的结局，而正是众人自己的谎言，最终让他们的财富和精神遭到了谎言的重创吗？！所以我宁愿它只是小说和写作中的虚构或“谎言”，或与生活的真实绝缘。至少，也不会这么密集地与真实的生活联系着。

记者：有一个困扰读者的问题。也许他是为了自己的亲人在他死后免受痛苦而杀了她们，可为什么他又让自己的孩子幸存了下来？

袁亚鸣：一直以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体。他以为自己在为自己的亲人活着，因为他不断赢得美誉，等于让自己的亲人有了安慰。因此一旦他恶名远扬，他的亲人就会悲痛万分。所以他不愿意他的离去带给自己亲人一种双重痛苦。所以他要带她们一起走。这样的说法让他对自己亲人的屠戮有了人性的意义。但是他的孩子还活着。说自私是不够的，孩子是他的延续和期望。他还在期待，自己的谎言神话能够延续，这是他离开人间时的一盏灯，照亮着他离去的归途。期望，也是一种不甘心。只要还有人类，就会有谎言。他知道这一点。所以死了之后他还要捐款做爱心基金。

记者：这以前，你一直在创作文学性很强的文本，强烈的意象和民族批判精神为创作指向，有人把你称为文学界的“魔幻圣手”。但你这次的创作落实在了一个人的行动上，这是你写作上的转型吗？

袁亚鸣：说实在的，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次写作是这样一种残酷的心灵遭遇，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我最初的文学感觉。甚至在某个角度上，或某个时刻，我没有把它当成小说来写，我发现我走进了主人公的心境，它的心境就像是通向某个院落的庭径，幽深灰暗中却又异常宁静，引人入胜，欲罢笔而不能。我几次因为看到他和他身边的人的心灵而痛苦万分，想罢笔不写，但又无法做到。最终让我体会到了一个人在痛苦中的努力，是一种麻木的震撼和一种人性精神的崭新觉醒。是一种脱胎换骨。即使写完以后，也没有走出洞穴之感，无法轻松，反而觉得写得太浅，因为我渐渐看到他幽暗的心径竟然通往的是人类共同的某个院落——虚荣。正是虚荣的魔兽盘踞在他的心底，造就了他谎言的人生。这种经历是痛苦的，我也在想，这难道是一个作家的归属吗？我看透了。对我和写作来说，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



12月19号是星期天。那天有点怪，建兴说他脑子里有一块儿乌云，弄得他睡不好。凌晨2点刚过，他就被外甥葡萄的电话吵醒了。实际上当时他刚刚睡着。这以前他一直在看一本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他有很多书，都是他姐夫曹会计买给他的。曹会计最近一直给他买书，买了很多书。他不记得这本书的书名。他看书从来就不看书名。他觉得书可以随便叫什么名字，因为生活也总是这样，随便叫什么都可以。葡萄的电话铃声让他从梦中惊醒，临睡前看的书掉到了地上。他懵懵懂懂地站在房间中央，人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显得六神无主。

葡萄说家里的电话打不通。从昨天中午开始到现在，他打了几十遍了，父母的手机关机，家里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他有些担心，他说他父亲说昨天拿到了70万现金。他想请建兴到他家里去看看。葡萄说担心的时候，语气有些迟疑，这让建兴心里咯噔了一下。他开始心潮，像是饿了。葡萄的说法勾起了他的心事，

实际上他也在担心。最近一直在担心。担心钱，担心姐夫曹会计。但他的担心既无从说起，又不便张扬。说到底，他的担心只是自己想想而已。

6年前，他就把40万元钱交给了姐夫凤生。凤生姓曹，当过信用社的信贷员，村里人习惯叫凤生曹会计。建兴也跟着叫曹会计，这听上去有些生分，但浸透着他对姐夫的敬重。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对曹会计很敬重，那些受过他恩惠和没有受过他恩惠的人。受过他恩惠的自不必说，没有受过他恩惠的，通过受过恩惠的介绍，比受到他恩惠的人更加敬重他，更加迫切希望得到他的恩惠。

本来建兴也没有这么多钱，他开过一个化工厂，后来化工厂爆炸了，留下了10来万块钱，做什么也做不成了。曹会计说，你凑20万交给我吧。在20万交给曹会计的那一天，曹会计当场就给了他4万块，说是第一年的分红款。他一想，开一个厂，养了20几个人，去掉吃用开销，好的话一年也不一定能拿到4万块。厂里的外贸产品，价格本来就低，有时候一退货，根本拿不到钱；而给了曹会计，什么也不要做，旱涝保收4万块。回来跟老婆一说，老婆第二天又从娘家拿来了20万，她说娘家只要2万，还有2万自己可以留下来。40万块钱，利息一年是8万，给了老婆娘家2万，自己每年可以拿到6万块。他有点不相信，天下还真有这样的事，赚钱不吃力，吃力不赚钱。

也不是完全没有不同的声音。最近就有人说曹会计那里拿不出利息了。但建兴是不会相信这些话的，他已经拿了6年利息了，更何况曹会计还是自己的嫡亲姐夫。可是，前两天家里的一件事，却让他疑虑陡生。

那一天，他的阿姐，也就是曹会计的老婆来了。看上去她有些急匆匆的，见了面也没有多说话，就进了母亲的房间。进去不

久，他就隐隐听见了阿姐在哭。哭声开始有些压抑，但到后来就收不住了，滔滔不绝，声势很大，不光伤心到了极点，而且委屈很大很大，太久太久了，是一种总爆发。他开始睡不着觉，他开始看书，随便什么书。他也没什么事，挖机停了，厂也关了，只要算好日子，按时到曹会计那里拿利息。人太闲了也不好，会胡思乱想。所以还是应该有些事去做。最近想到曹会计厂里帮忙，但还没有找到好的说话机会；于是只好先看看书。看书让他分不清睡没睡着，反正醒了就看，看了就睡。有时候做的梦会和书里的事完全连在一起，分不清梦和现实。

昨天，曹会计笑嘻嘻地告诉他有一笔70万的货款快来了，等货款来了，先把他的40万集资款给他。那天快中午的时候，曹会计把他叫到厂里去，对他说了这话。中午时分，他原以为曹会计会请他吃顿中饭，正好说到工厂帮忙的事。他当过教师，开过工厂，曹会计不止一次叫过他到厂里去帮忙。可现在曹会计对他说的却是退款的话。他有点发懵。他迅速地心算了一下，他给了曹会计40万，可曹会计已经给了他48万的利息。他有点不情愿，他想，要是把钱拿回来，后面就再也没有钱拿了。

他有点儿急了。曹会计不是不守信用的人，他要是不守信用的话，就可以不提还钱的事。他知道自己不怎么想让曹会计还钱，他觉得村里人都不想让曹会计还钱。一定是村里的那些流言让曹会计很生气，曹会计不想再为村里人做好事了。这种时候他应该站出来。他说，不然我到厂里来帮帮你。但他此刻已经发现曹会计不再理会他了。曹会计无法理会他了，因为根大有事来找曹会计了。根大是曹会计的邻居，也是工厂的合伙人，他们有事情要商量了。离开曹会计的时候，他再次坠入了读书的意境。读书让他恍若入梦。此刻，他更相信这一切都是一场梦，爆炸、流言，40万，48万，70万——等他什么时候不再看书，彻底从睡

梦中走出来，他有可能真的到曹会计厂里去帮忙了，那么一切还会是从前的样子。

建兴放下曹会计儿子的电话，他没有在意自己读的书已经落地。他来到曹会计家的门口，一路上既好像在读着书上不着边际的故事，又好像在与葡萄不知深浅地叙说着家事。曹会计家里没有灯光，但不能完全肯定。敲门，开始他只是象征性地敲了敲。灯光问题让他迷惑不已，他围着院墙转了一圈，无法肯定家里是否还有灯光。这幢房子与东边的根大家连在一起，北边缩进去一半，挖了全村私宅里最大的河塘。河塘很深，还建了一个码头。码头建得也考究，用空心的楼板，像模像样挑了三层。曹会计喜欢吃鱼，有空就坐在自己的码头上钓鱼吃。门原来建在南边，这是农村所有建筑的必然选择。但是一年前曹会计说要捉家里的老鼠精，断然把门开在了沿路的西侧。

时间已经不早了，建兴相信自己的敲门声引起了注意。他转了一圈回来，以为望弟早已经打开了院门。可是再回到门前，依然静寂无声。有风过耳，秋天的夜里，风中已经有了萧瑟的啸声。他抓住了门上的铁环，犹豫了一下。娘住了过来陪望弟，他怕会吵醒年纪大的人。他先慢慢拍了两下，又缓而有力地拍了两下，他在等待，他在等待中抬起头来。他看见了屋子深处亮起了一盏灯，这是他刚才观察屋子时没有发现的。于是他又拍了三下，节奏快了些。还是没有动静，但楼上的灯光里有人影晃动，他有些急了。又拍了三下，更急了，惊动了邻居根大。根大说你干什么，他说门敲了半天没有动静。根大说今天一天没有看见人。建兴指了指楼上，压低了声音，他说可是上面好像有人在动。随后根大的话吓了他一跳。根大说，不要出了什么事啊。

建兴听了，也不吭声，身子一纵，人就上了围墙。兹啦一声，裤裆后头绽了线。连围墙上的玻璃划破了手，也没有感觉到。根

大也上来了。他们骑在南边的围墙上，心有不甘，好像还在等人来开门，不希望真的跳进去。

在黑夜里，哪怕只要等待几分钟，世界都会变得漫长无际。这时候他已经完全清醒了，他想喊，可是声音浮到了嗓子眼儿又被咽回去了。落地的时候，脚下一滑跌倒了。他感到脚下凹凸不平，顺手一摸，草丛里竟是一堆老鼠，死老鼠。老鼠滚圆的肉让人跌倒在地。他开始喊望弟，人没进屋子就高声喊起了望弟。

大门半开半掩，他推门而入，客厅里亮的是一盏壁灯。他们的进入打破了壁灯的和谐，黄光摇曳，人影四散。望弟住在楼上，楼上的房门让人疑惑不堪，此刻他可以清晰地听见自己咽唾沫的声音。他去推望弟的房门，可门只推了一半，就传来了一楼根大杀猪般的嚎叫。

他跳下楼梯，和根大撞了一个满怀。根大瞪大了白眼，弯腰干呕不止，他一手扶着墙壁，一手颤抖不已地指着曹会计母亲的房间。

房间里已经亮了灯，一阵浓烈的血腥扑面而来，呛得人气都透不过来了。房间很小，地上躺着一个人，床上躺着一个人。他没有细看地上的。平视，他看见床上的人纹丝不动，头已经看不见了，枕头上黏糊糊的，红白相间一滩液体。他哇呀一声，胃酸生猛地涌上来，嘴来不及张，直接喷出了鼻孔。

他在报警前猛然冲上了楼，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甚至连望弟的尸体也视而不见。他跌跌撞撞撞开门，跨过望弟的尸体，在写字台的侧墙上留下了他的手印。另一只手印留在了那扇洞开的保险箱门把手上。保险箱里已经空无一物。

警车来了。现场惨不忍睹，法医朱小光，看过无数杀人现场。他的助手小欣，还是忍不住转过身去，在院子里干呕起来。几个小时后，当过厂长的建兴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些被密封

好的灰色塑料尸袋。他的母亲，他的阿姐，还有姐夫曹会计的母亲就装在那里面。简单的勘查结论已经出来：所有的侵害都是先用锤子一类的钝器砸击被害人的要害部位。攻击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至被害人死亡。可能是因为担心受害人没有死亡，最后又用了刀。每个尸体上都有明显的刀伤。每一刀都命中要害，刀刀致命。死相最惨的建兴的母亲，脑浆迸散，完全看不到面孔。望弟因为年轻，受到锤击后还顽强地从床上起来，最后跌倒在地，爬行中遭到了致命的刀伤。

天还没有亮，但现场四周已经人山人海。满墩村的历史上，从没有过凶杀案件，更何况性质如此恶劣的谋财害命。70万块钱，三条人命，曹会计下落不明，很可能已被杀人犯绑架而去。

案情重大！法医朱小光，还是经验丰富的刑侦机关首脑，除了向上级申请增援之外，立即安排展开了工作。

朱小光不能马上根据建兴的话来下结论，更何况建兴还是曹会计的亲戚，报案人。建兴带着朱小光来到二楼卧室，望弟跌倒的地方已经被白粉圈出了死亡时身体最后的轮廓。他指着洞开的保险箱告诉朱小光，这就是谋财害命。那里昨天还放着70万块钱，是曹会计准备用来归还他和其它人的集资款的。

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根大是和曹会计一道办厂的合伙人。他说曹会计昨天把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了和建兴一样的话。曹会计还让他叫厂里的工人一起吃了一顿中饭。吃饭的时候，他没有看出曹会计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告别的时候，他还从根大衣襟上拈起了两颗不小心留下的米粒。根大是村里的残疾人，是为了救邻居家的火，从房顶上摔下来致残的。根大有两个女儿，都考进了大学，留在了大城市里。他坚持住在乡下，多年前就把所有的积蓄交给了曹会计，后来当村里人都拿着曹会计写的收条到乡政府去登记债权时，残疾人根大说他已经找

不到曹会计写给他的借条了。他承认曹会计给他的利息早已超过了他的本金。但是谁不是这样的呢？所有借钱给曹会计的人，都跟他一样。他说他信任曹会计，借钱给他从不要他写收据。他毛估估，最后说曹会计起码还欠他八十万，因为后来是他一直在支付厂里的工资。曹会计总是今天推明天，叫 he 先垫一下，说他的钱很快就要来了。

天擦亮的时候，运送尸体的车队在狭窄的村路上遭到了围堵。更多的村里人手拿着曹会计手写的借条，谁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他们堵在路口，汽车无法开走。年纪大的还坐到了路当中，有的家属还替这些老人拿来御寒的衣物。这个场面让建兴有些意外。他不知道曹会计借了这么多人的钱。他此刻突发奇想，曹会计拿了这么多钱干什么去了？曹会计能干什么？

统计的数字很快出来了。但是负责统计数据的大队书记张惠守口如瓶。他被上级告之要守口如瓶，并且做好群众工作。现场只有谣言，说曹会计借了600万，有的说是700万。建兴算了一下，700万，二分息，每年利息就是140万，6年，就是840万，也就是说，这些借款的人，已经早从曹会计手里收回了借给他的钱。曹会计把借到手的钱已经还了一遍，可他依然欠着最初的借款，分毫不差。

想到这里，建兴吓了一跳，曹会计借了700万，已经还了840万，也就是说他借的700万，已经变成了1540万。曹会计和根大合伙开了一个缝纫厂，养了六十几个工人。此外还有两台挖机，包给了房地产商挖基础。那些挖机值100多万。除此之外，谁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赚钱的行当。如果没有其它行当，也就是说曹会计是靠这个厂和两台挖机在还840万的利息，那么显然，这是不够的。如果真是这样，靠借钱还钱，那么曹会计借钱等于一直在做一个亏本的买卖。但既然是亏本的买卖，那他又借钱做

什么呢？

他可一直是个能干的人，乡信用社主任罗庆春如此评价曹会计。他说曹会计当年离开信用社的时候是全县最年轻的主任，也是最有前途的主任。上级行的领导很信任他，每年他都要为上级行从上海、南京等许多地方拆借很多资金。因此曹会计年年是先进。罗庆春是曹主任的徒弟，他说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他办事神通广大，哪怕为单位办事也不花集体一分钱。现在社会上办哪件事可以嘴上抹石灰啊。那些大城市的人，过年就要吃我们这里的鱼。光送鱼每年他都要送掉几卡车。可是他从来不到单位里报一分钱的账。可就是这样，还是有人说风凉话。罗庆春说到这里有些不平，别人说你就让别人去说好了，可是他又不买账，干脆从银行里跳出来自己办厂。意思是离开了银行也不会饿死人。但办厂有办厂的困难。可是有困难他也不开口，去借村里人的高利贷。好不容易从信用社借了点钱，今天借明天就说要还，看见一趟说一趟，好像欠了我的大人情。罗庆春说，昨天又特别打电话给我，说有70万资金到账，要先把到期的50万贷款还掉，没想到钱一到还没有来得及还，就被抢了。

在老街上开摩的的毛胡子是外地人，很少有人叫他的名字，实际上是没有人晓得他的名字。曹会计一直叫他小六子。曹会计进城办事总坐他的摩的。实际上曹会计有汽车，但是他总坐毛胡子的摩的，人家给5块，他每次付10块。每次出差或者到苏州去看儿子，还给毛胡子带礼品。最让毛胡子感动的是，有一次曹会计给他老婆买了一条时髦的连衣裙。毛胡子的老婆在街上摆皮匠摊，每天有七、八十块钱的收入。女皮匠的一双手，就像几把粗糙的锉刀，她一辈子也没有穿过连衣裙。那天案发，毛胡子实际上很晚才到现场，他骑着摩的，疯了一样驱赶着不让运尸车行进